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九十五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二

南北朝

庚子梁普通元年魏正光元年春正月丙子月之二日日食

秋七月魏侍中元乂殺太傅清河王懌幽太后于北宮

魏清河王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學禮士時望甚重侍中元乂恃寵驕恣懌每裁之以法衛將軍劉騰權傾內外吏部用

其弟為郡懌抑而不奏又騰皆怨之乃使主食胡定自列云懌貨定使毒魏主魏主時年十一信之又奉魏主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懌入又命宗士執之騰以詔集公卿論懌大逆遂殺懌復詐為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魏主幽太后于北宮魏主亦不得省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不免饑寒乃嘆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又與騰表裏擅權又為外禦騰為內防常直禁省威振內外先是公卿議懌時衆畏又騰無敢異者唯僕射新泰公游肇抗言以為不可終不下署及懌被殺肇憤悒而卒朝

野皆為喪氣

梁江淮海溢

魏相州刺史中山王熙字貞興英之子起兵討元乂不克而死

弟畧字儁興奔梁梁以為中山王

熙與弟畧給事黄門侍郎纂字紹興司徒祭酒皆為清河王懌所厚

聞懌死起兵于鄴表請誅元乂劉騰長史柳元章等

執之元乂遣使斬之于鄴熙首至洛陽親故莫敢視前驍騎將軍刁整獨收而藏之刁整字景智雍之孫

畧亡與故人司馬始賓河内人依西河

太守刁雙字子山雍族孫雙匿之經年時購畧甚急畧懼雙曰會有一死所難遇者為知己死耳願不以為慮畧固求南奔雙乃使從子昌送畧渡江梁主封畧為中山王

梁車騎將軍永昌晉縣隋省故城在今湖南永州府祁陽縣侯韋叡卒謚曰嚴

時梁主方崇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叡自以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畧如平日至是卒

冬十一月魏立阿那瓌伏跋可汗之弟為蠕蠕王

少翁帷幄致神已荒唐不可信地萬謂能呼之天上尤理所必無伏跋溺惑邪言致巫覡因緣干政乃其子自明其妄尚不覺悟且以諂斂之尋狂顛剛適足以殺其軀而已可賀敦為柔然正室之號今蒙古汗之正室曰哈屯可賀敦蓋筆誤耳

先是柔然殺伏跋可汗其弟阿那瓌立伏跋忽亡其幼子祖惠有巫地萬言祖惠今在天上我能呼之乃于大澤中施帳幄祀天神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恒在天上伏跋大喜號地萬為聖女納為可賀敦信用其言干亂國政祖惠浸長語其母曰我常在地萬家上天者地萬教我也其母以告伏跋不信既而地萬譖祖惠殺之伏跋母侯呂陵氏遣其大臣具列等殺地萬并殺伏跋立阿那瓌為可汗阿那瓌立十日其族兄示發擊之阿那瓌戰敗奔魏示發殺侯呂陵氏至是魏主使京兆王繼侍中崔光迎之賜勞甚厚引見置宴立為朔方公蠕蠕王時魏方強盛于洛水橋南御道東作金陵燕然扶桑崦嵫四館道西立歸正歸德慕化慕義四里以處四方降

者及阿那瓌入朝以燕然館處之阿那瓌屢求反國朝議異同不決以金百斤賂元乂遂聽北歸

魏遣使如梁

梁魏始復通好

辛丑梁普通二年魏正光二年春正月梁置孤獨園

置于建康以收養窮民

三月魏元乂殺將軍奚康生以宦者劉騰為司空京兆王繼繼以江陽王徙封京兆為太保崔光為司徒

魏胡太后之幽北宮也右衛將軍奚康生預其謀元

又劉騰深相委託三人常俱宿禁中康生性麤武又稍憚之康生亦微懼不安及是魏主朝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康生乃為力士舞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為執殺之勢太后解其意會日暮太后欲留魏主宿宣光殿（在北宮）既入閤康生乘酒勢將出處分元又執而殺之（光祿勳賈粲紿太后下殿閉之遂擕魏主還南宮）以劉騰為司空（八坐九卿常旦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赴省府公私屬請唯視貨多少刻剝六鎮歲入以巨萬萬計遠近苦之）京兆王繼自以父子權位太盛請以司

徒讓崔光故有是授魏官者為三公自劉騰始未幾騰死

秋七月梁以裴邃為豫州刺史

梁義州胡三省注此義州在齊安郡木蘭縣界木蘭故城今在黃州府黃安縣刺史文僧明以州降魏魏軍來援梁以裴邃為信武將軍假節督眾軍往討邃深入魏境魏所署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峴水經決水出雲婁縣大别山酈注俗謂之檀公峴雲婁故城在今河南光州商城縣邃擊破之遂圍其城壽請降復取義州魏遣張普惠救不及梁乃以邃為豫州刺史鎮合肥邃欲襲壽陽陰結壽

陽民為內應恐魏覺之先移魏揚州云聞欲修白捺故城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魏揚州刺史長孫稚謀于僚佐錄事參軍楊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邃好狡數今集兵遣移恐有他意稚乃令侃報移曰彼之募兵想別有意何為妄搆白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邃得移以為魏人已覺即散其兵 白捺故城在今鳳陽府故馬頭戍東北長孫稚北史作幼孝文帝賜名字承業道生之曾孫楊侃字士業播之子

冬十月魏分柔然為二國

先是魏遣兵送阿那瓌返國會柔然已立婆羅門為可汗 阿那瓌之南奔也其從父兄婆羅門討示發破之國人遂推婆羅門為彌偶可社句可汗魏

遣使者諜云具仁魏內入諸姓有諜云氏具仁其名也往諭之婆羅門遣其大臣以兵二千迎阿那瓌阿那瓌懼不敢進請還洛陽至是高車王伊匐擊婆羅門大破之婆羅門帥十部落詣涼州請降于魏柔然餘衆相帥迎阿那瓌阿那瓌乞兵送還詔中書門下博議涼州刺史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以為蠕蠕二主宜並存之居阿那瓌于東處婆羅門于西分其降民各有攸屬此安邊保塞之長計也朝議是之乃置阿那瓌于吐若奚泉胡三省注

阿那瓌以窮蹙投附備受魏恩且以兵資送國歸負心反噬執使犯邊義難稽討乃元孚以孫身持節安撫被拘而還則罪以

泉在懷朔鎮北無極山下婆羅門于故西海郡胡三省注此西海非王莽所置郡後漢興平中武威太守張雅請置西海郡于居延盖郎此居延注見前明年冬婆羅門叛魏魏討而執之婆羅門亡歸嚈噠魏平西長史費穆討之簡精騎伏山谷以步兵之羸者為外營婆羅門至奮擊破之婆羅門為涼州軍所擒後卒于洛陽嚈噠國名本大月氏種在于闐之西其後音訛為悒怛國費穆魏西方費連氏後改為費氏穆字朗興代人又明年春柔然饑魏遣使撫之阿那瓌執魏使者犯魏邊魏遣尚書令李崇僕射元纂等擊之不及而還阿那瓌以其國大饑帥衆入魏境求賑給魏以左丞元孚為行臺持節撫之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志遂拘留孚引兵而南所

辱君命李崇擁衆十萬不能追擒追之而返反置不問魏之賞罰不明若此國勢安得不日衰耶

過剽掠至平城乃聽孚還有司奏孚辱命抵罪還李崇元纂帥騎十萬討阿那瓌阿那瓌驅民北遁崇追之三千餘里不及而還纂還參軍于謹追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屢破之 元孚字秀和臨淮王譚之孫于謹字思敬栗磾六世孫郁對原在今歸化城西北

壬寅梁普通三年魏正光三年夏五月壬辰朔日食既

冬十一月魏行正光歷

以壬子為元應魏之水德命曰正光

梁西豐晉縣隋省故城在今江西撫州府臨川縣侯正德奔魏既而逃歸

初梁主養臨川王宏之子正德為子及太子統生正

德還本賜爵西豐侯怏怏不滿意常蓄異謀是歲奔魏魏人待之甚薄正德逃歸梁主泣而誨之復其封爵

癸卯梁普通四年魏正光四年夏四月魏沃野鎮注見前民破六韓拔陵南單于之苗裔其先曰潘六奚子孫遂以為氏後音訛為破六韓又曰破洛汗反劉友益曰元魏之亂始此

元乂始執政矯情自飾時事得失頗以關懷既得志遂矯愎貪吝嗜酒好色與奪任情紀綱壞亂父京兆

王繼尤貪縱受賂遺請囑有司無敢違者牧令守長率皆貪污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遂聚衆反攻殺鎮將華夷響應拔陵南侵遣別帥衛可孤攻圍武川魏六鎮從西之第三鎮在今歸化城北懷朔見注前六鎮懷朔最西二鎮尖山魏縣屬神武郡故城在今山西寧武府神池縣賀拔度拔魏内入諸姓有賀拔氏與魏同出陰山及其三子允字可泥勝字破胡岳字可斗泥皆有材勇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為統軍三子為軍主以拒之

冬魏司徒崔光卒

光以舊徳于忠元乂用事皆尊敬之事多咨決而不能救裴郭清河之死（事俱見前）時人比之張禹胡廣光且死薦都官尚書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為侍講魏主從思伯受春秋思伯雖貴傾身下士或問思伯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為雅談

十一月癸未朔日食

十二月梁鑄鐵錢

梁初惟揚荆郢江湘梁益用錢交廣用金銀餘州雜以穀帛交易後鑄五銖錢而民間私用古錢禁之不能止乃議罷銅錢鑄鐵錢

甲辰梁普通五年魏正光五年春三月魏遣臨淮王彧字文若太武帝元孫討破六韓拔陵夏五月彧兵敗績復遣都督李崇討之

魏以臨淮王彧都督諸軍討破六韓拔陵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彧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見彧說之曰懷

元武坐失武懷不加戮社之罰雖遣重臣督部何益臨而復還敗北又以賄免魏之綱紀陵替

朔一陷武川亦危雖有良平不能為計矣或計為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未幾武川陷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為可孤所虜五月或與拔陵戰于五原(注見前)兵敗賊勢日甚魏主引羣臣問計尚書元修義(字壽安汝陰王天賜子)請遣重臣督軍鎮恒朔以捍寇乃加李崇使持節北討大都督命將軍崔暹(字季倫挺族孫)廣陽王深(魏書作淵字智遠太武帝曾孫)皆受節度既而崔暹與拔陵戰于白道(在今歸化城北水經注芒干水西南逕白道南谷口即此)大敗拔陵并力攻李崇崇不

極矣馴至六鎮煩擾迄於滅亡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其是之謂乎

能禦引還雲中詔徵崔暹繫廷尉暹賂元乂卒不得坐已而李崇引祖瑩為長史廣陽王深奏瑩詐增首級盜没軍資瑩坐除名崇瑩免官徵還祖瑩字元珍范陽道人

六月魏秦州莫折大提莫折關西複姓大提其名也反陷高平大提死子念生代領其衆

魏秦州刺史李彦殘虐城内薛珍等執而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為秦王南秦州魏置治洛谷故城在今階州成縣人亦殺刺史崔遊以城應大提大提遣其黨襲高平克之

殺鎮將行臺大提尋卒子念自稱天子（改元天建）魏以雍州刺史元志（字猛略河間公齊之孫）為征西都督討之念生遣其弟天生將兵下隴志與戰兵敗退保岐州已城陷志被殺（魏自破六韓拔陵反寇盜蜂起高平勅勒酋長胡琛反自稱高平王魏將盧祖遷擊破之琛北走復寇幽夏等州涼州幢帥于菩提反執刺史宋穎穎密求救于吐谷渾伏連籌將兵討平之營州民就德興反自稱燕王黄門侍郎盧同持節慰諭之德興降而復叛朔方胡反圍夏州刺史源子雍轉戰九旬始平之又汾州諸胡亦反邊鎮騷然迄無寧土就德興魏西方諸姓莬賴氏後改為就氏源子雍字靈和懷之子）

魏自遷洛失策邊防不復措意鎮將之選皆不得人此致亂原本然既有跋扈亦惟正名致討毋失事會乃因其方叛而免軍為民改鎮為州又何怪乎太阿倒持宼仇接迹也哉

秋八月魏改鎮為州

初李崇北征栗然（事具前）長史魏蘭根（字惠卿鉅鹿下曲陽人）說崇請改鎮為州（蘭根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厮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第悉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國家庶無北顧之慮）崇為之奏聞事寢不報及破六韓拔陵反臨淮王彧戰敗魏主謂崇前奏開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特以崇貴戚重望故復用之既而崔暹又

敗廣陽王深復申崇說 深上言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乃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為之指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奔命追之十五萬衆不日而還邊人見之遂輕中國李崇求改鎮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拔陵為亂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可易量

書奏不省至是東西敕勒部皆叛附于拔陵魏主始思崇深之言詔諸州鎮軍貫 籍也 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為民改鎮為州以酈道元 字善長範之子 為大使撫慰六鎮 時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

魏秀容（有二一為北秀容亦曰梁郡城在今山西朔平府朔州寰宇記梁郡城北按朔州即爾朱氏所封也一為南秀容今名秀容都在太原府嵐縣南水經注秀容護軍治去汾水六十里是也）人乞伏莫于反酋長爾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羽健之元孫羽健封秀容州事具前）討平之

榮御衆嚴整以討賊功進封博陵郡公時四方兵起

榮陰散其畜牧資財（榮父新興畜牧蕃息牛羊馬駝色別為群彌漫山谷魏每出師新興出獻馬及資糧以助軍及是榮悉散之）招合驍勇結內豪傑于是侯景司馬子如賈顯度（顯智之兄）段榮（字子茂姑臧武威人）竇泰（字世寧太

安揖殊人皆往依之爾朱榮事始此

冬十月梁取魏建陵漢侯國後魏為縣周廢故城在今海州沭陽縣建陵山下曲木當作曲沭戍名在建陵山西水經注魏正光中立大堨遏沭水西流置城防之曰曲沭戍琅邪等城

先是梁徐州刺史成景儁字超范陽人拔魏睢陵漢縣齊廢故城在今徐州府睢寧縣北兗州刺史趙景悅圍荊山城名在今鳳陽府懷遠縣北豫州刺史督征討諸軍事裴邃帥騎襲壽陽克其外郭魏揚州刺史長生稚禦之一日九戰梁後軍不至邃引兵還及是邃攻建陵城克之拔曲木將軍彭

寶孫拔琅邪遂復拔狄城（亦名狄丘城在鳳陽府壽州南）甓城（在今潁州府霍邱縣東）進屯黎漿（亭名在壽州東南水經注芍陂水東逕黎漿亭南即此）魏東海太守以司吾城（漢縣宋省故城在今徐州府宿遷縣）降將軍曹世宗拔曲陽（漢侯國後漢曰西曲陽晉省故城在今鳳陽府鳳臺縣）秦墟（戍名在鳳臺縣水經注洛水逕曲陽故城北歷秦墟即此）魏守將多棄城走

十二月梁復取三關（注見前）圍魏郢州（注亦見前）不克

梁將軍李國興等攻魏義陽三關皆克之國興進圍郢州近百日魏援軍至國興引還（明年春正月梁取魏南鄉郡及馬圈

等城南鄉馬圈注俱見前

梁以散騎常侍朱异字彥和錢唐人掌機政劉友益曰梁之禍自朱异始故誌之

梁太子詹事周捨坐事免朱异代掌機密异多藝能精力敏贍梁主任之

乙巳梁普通六年魏孝昌元年春正月魏徐州刺史元法僧反魏發兵討之遂降梁

法僧素附元乂見乂驕恣恐禍及己將謀為逆魏遣中書舍人張文伯至彭城法僧曰吾欲與卿去危從

安能從我乎文伯曰我寧死見文陵孝文帝陵松柏安能去忠義而從叛逆乎法僧殺之遂殺行臺高諒稱帝改元魏發兵擊之法僧遣其子景仲降梁安東長史元顯和與法僧戰被擒法僧執其手慰諭之顯和曰與翁皆出皇家一朝以地外叛獨不畏良史乎我寧為忠鬼不能為叛臣法僧殺之元顯和麗之子景穆帝曾孫梁以元畧為大都督與將軍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等將兵應接魏安樂王鑒字長文文成帝曾孫擊元畧于彭城南畧大敗鑒不設備法僧出擊大破之梁以法僧為司空封始安郡公法僧至建康梁主寵待甚

厚元畧忠具為人與之言未嘗笑

魏行臺蕭寶寅都督崔延伯討莫折天生敗之岐雍隴東皆平

先是魏以元修義為西道行臺督諸軍討莫折念生既而修義得風疾乃以蕭寶寅代之至是莫折天生軍于黑水即古芒水在西安府盩厔縣東南水經注芒水出南山芒谷入于渭長安志芒谷亦名黑水谷其水黑色故名兵勢甚盛魏以崔延伯為西道都督與寶寅俱軍于馬嵬坡名在西安府興平縣西今有鎮延伯驍勇寶寅

崔延伯乘勝長驅遂平岐隴使迅掃秦州則天生可擒覆而得乃以將士稽留俾掠致賊得固險待究則涅令何在且昧日中

趣之使戰延伯乃選精兵數千西渡黑水揚威脅之徐引兵還天生見延伯衆少開營逐之翼延伯于水次寶寅望之失色延伯自為後殿不與之戰使其衆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寶寅喜曰崔君之勇關張不如延伯曰此賊非老奴敵也明公但安坐觀老奴破之明日延伯勒兵出戰身先士卒陷其前鋒將士盡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萬餘追奔及小隴即隴山元和志小隴山在清水縣一名隴底亦曰分水嶺其大隴山在隴城縣東隴城故城在今秦州清水縣東北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稽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能前進寶寅破宛州俘其民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蘭

必禁之義矣

根辨曰縣介彊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宮軍之至宜諭而撫之奈何助賊為虐乎恙求其父兄而歸之　圻川姚秦縣是故城今在鳳翔府寶雞縣東非隴西之圻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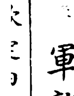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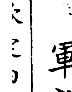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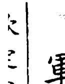
梁裴邃敗魏師于壽陽

梁裴邃拔魏新蔡郡本漢縣晉置郡隋以後仍為縣今屬河南汝寧府梁主招西昌侯淵藻將衆前驅豫章王綜字世謙武帝第二子與諸將繼進邃拔鄭城在今潁州府潁上縣南舊唐書地理志潁上縣舊治鄭城武德四年移今理王幼學憑智舒供以為開封之鄭州考鄭州置于後周魏時尚未有州之名集覽習質供誤汝潁之間所在響應魏河間王琛等憚邃威名軍于城

父注見前累月不進魏主遣使賫齋庫刀胡三省注千牛刀也示以逗留即將斬之趣之琛至壽陽引兵出擊邃為四甄軍號也以待之使將軍李祖憐先挑戰而偽退琛等悉衆追之四甄競發魏師大敗斬首萬餘級琛走入城不敢復出邃深沉有思畧為政寬明將吏愛而憚之未幾卒以夏侯亶代之　夏侯亶字世龍詳之子

二月魏元乂解領軍

魏劉騰既死胡太后及魏主左右防衛微緩元乂亦自寬時出遊不返太后對魏主謂羣臣曰今隔絕我

母子不聽往來我當出家修道于閒居寺耳因自欲下髮魏主及羣臣涕泣固請太后聲色愈厲魏主乃宿于嘉福殿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黜乂魏主深匿形迹乂殊不以為疑丞相高陽王雍雖位居乂上而深畏憚之會太后與魏主遊洛水雍邀二宮幸其第相與定圖乂之計于是太后謂乂曰元郎若忠于朝廷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乂甚懼免冠求解領軍許之

夏四月魏太后復臨朝誅其尚書令元乂以元順字子和任城王澄之子為侍中鄭儼字季然羲之兄孫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李神軌崇之子為中書舍人

元乂雖解兵權猶總內外魏主以潘嬪之訴潘嬪有寵于魏主宦官張景嵩說之云乂欲害嬪嬪泣訴于魏主曰乂非獨欲殺妾乂將不利于陛下魏主信之因乂出宿解乂侍中明旦乂將入宮門者不納太后遂復臨朝攝政詔削劉騰官爵除乂名為民清河國郎中韓子熙上書為清河王懌訟冤乞誅乂等太后命發劉騰墓散其骨盡殺其養子佚剛亦坐黜死于家唯乂以太

后妹夫故未忍誅韓子熙字元雍麒麟之孫也先是黄門侍郎元順以剛直忤乂出為齊州魏置今山東濟南府是刺史太后徵還為侍中侍坐于太后乂妻在太后側順指曰陛下柰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乂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怨憤太后嘿然未幾有告乂謀誘六鎮降户將反于定州今直隸定州本魏置魏主亦以為言乃賜乂死江陽王繼廢于家以病卒初鄭儼為胡國珍叅軍得幸于太后徐紇諂事清河王懌為懌所厚李神軌亦得幸于太后皆拜中書舍人鄭儼

以徐紇有智數仗為謀主紇以儼有内寵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内外號為徐鄭儼累遷至中書令紇累遷至給事黄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令莫不由之紇粗有文學機辯彊力終日治事晷無休息時有急詔造次俱成不失事理然無經國大體見人矯為恭謹遠近輻輳之

胡琛遣其將万俟（音墨其魏十姓之一）醜奴寇魏涇州（魏置今屬甘肅平涼府）崔延伯敗死

胡琛據高平遣万俟醜奴寇涇州魏將軍盧祖遷等討之不克蕭寶寅崔延伯既破莫折天生引兵會祖遷等于安定（漢縣屬安定郡故城在今涇州）醜奴以輕騎挑戰延伯

恃勇擊之大敗寳寅退保安定延伯恥其敗獨出襲賊中流矢卒于是賊勢益盛而羣臣自外來者皆言賊弱以求悅媚將帥求益兵者往往不與

六月梁豫章王綜叛降魏魏師入彭城立綜為丹陽王更名贊

初梁主納齊東昏侯寵姬吳淑媛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淑媛寵衰怨望謂綜曰汝七月生兒安得比諸皇子然汝太子次弟幸保富貴勿泄也因相抱而

泣綜是自疑每夜于靜室私祭齊氏七廟閒俗説割血瀝骨滲則為父子遂潛發東昏侯冢并自殺一男試之皆驗于是常懷異志屢求邊任梁主未之許會魏元法僧降梁主命綜總督諸軍攝徐州事魏臨淮王彧兵逼彭城勝負久未決梁主慮綜敗沒敕引軍還綜恐不復得至北邊乃密送降款于彧夜投彧軍及旦齋閤不開魏軍呼曰豫章王昨夜已來在我軍中汝等尚欲何為城中求王不獲軍遂大潰魏人入彭城乘勝追擊梁將士死者什七八惟陳慶之帥所部還

蕭綜叛逃江革不能弭其逆謀及為魏所虜當以死殉職顧乃恬然受延明豢養餽遺箠楚之辱為人執筆何如踐人土而食人粟乎問無菑決適為有識者所鄙耳

梁主聞之大駭有司奏削綜爵土絕屬籍尋復敇之 綜至洛陽見魏主還就館為東昏侯舉哀服斬衰三年拜司空封丹陽王更名贊 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暅之皆為魏所虜安豐王延明聞其才名厚遇之革稱足疾不拜延明使暅之作歌器銘革唾罵之延明令革作寺碑革辭延明將箠之革厲聲曰江革行年六十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其不可屈乃止 安豐王延明文成帝之孫

西部鐵勒 其先匈奴之苗裔種類最多自西海以東依山據谷往往不絕 降魏魏廣陽王深擊拔陵破之降其衆二十萬

破六韓拔陵圍魏廣陽王深于五原深拔軍向朔州

先是賀拔度拔父子為衛可孤所虜度拔與宇文肱糾合鄉里豪傑襲可孤殺之度拔尋與鐵勒戰死其子勝奔恒州為廣陽王深軍主至是深被圍勝開門出戰賊稍退深乃得向朔州　朔州魏改懷朔鎮置在今吳喇忒東北今朔平府之朔州乃北齊所置宇文肱豆逸歸之元孫周太祖宇文泰父也參軍于謹以寇盜蜂起非專用武力可勝謹兼通諸國語乃請于深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于是西鐵勒部酋長乜毋野反北狄姓列河等詣深降深據險要伏兵以待拔陵邀擊乜列河伏發拔陵大敗初阿那瓌為魏討拔陵敗之自稱敕連頭兵豆伐可汗及是

頭兵可汗復大破拔陵拔陵南徙渡河前後降附者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乞于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魏主不從詔處分于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為乞活矣明年拔陵誘殺胡深未幾拔陵為柔然所殺　乞活晉惠帝末吏民就穀冀州謂之乞活事具前

秋八月魏柔元鎮胡三省注鎮在漢且如縣西北塞外如故城在今大同府天鎮縣北邊牆民杜洛周反于上谷

洛周反于上谷改元真王攻沒郡縣高歡蔡儁尉景段榮彭樂安定人皆從之魏以常景字永昌爽之孫為行臺與

都督元譚（趙郡王幹之子）討之

冬十二月魏荆郢羣蠻叛魏討敗之

魏方有事西北二荆（胡三省注西荆治上洛北荆治襄城　上洛襄城注俱見前）西郢（胡三省注治汝南真陽縣　真陽今曰正陽屬汝寧府）羣蠻皆反魏主以臨淮王彧討之辛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為行臺左丞趣葉城（即漢葉縣注見前）彧軍屯汝上（汝水之上）州郡爭來請救彧不欲應之又恐後有得失之責邀雄符下（尚書行臺符也）雄遂符彧令速赴擊羣蠻聞之皆散走（是時魏主欲自出討賊已而不果雄自軍中上

入臣志切同仇固不應視賞罰嚴明方為激勸然人君驅策群力非信賞必罰何以振師律而振軍威雄言不獨切中當日情形實古今不易之通義也

疏曰凡人所以蹈陣亡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主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疏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懸于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蠻左亂常已歷數年捍禦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由皆不明賞罰故也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勳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故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而莫肯盡力者也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張盜賊息矣疏奏不省

丙午梁普通七年魏孝昌二年春正月魏五原降户鮮于修禮反

鮮于脩禮帥北鎮流民反于定州之左城即左人城在今保定府唐縣水經注滱水逕左人城南即此魏以揚州刺史長孫稚為北道大都督討之行至鄴詔復以河間王琛代稚稚表言前在淮南與琛有隙難受其節度不聽至滹沱脩禮邀擊之琛不救稚大敗皆坐除名

夏四月魏以元順為太常卿

城陽王徽字顯順景穆帝之孫與黃門郎徐紇毀侍中元順出為太常卿順奉辭時紇侍側順指之曰此魏之宰嚭魏國不亡此終不死紇脅肩而出順叱之

深微嫌釁有日
親主既所素憃

曰爾刀筆小才正堪供几案之用豈應污辱門下斆我彝倫因振衣而起太后默然

五月元畧自梁歸于魏魏以為侍中

畧自至江南晨夕哭泣常如居喪及是元乂死胡太后遣江革祖暅之以豫章王綜叛沒魏事具前南還以求畧梁主禮遣之太后拜畧侍中賜爵東平王遷尚書令委任之然徐鄭用事畧亦不敢違也

魏復以廣陽王深為北道大都督

先是魏北鎮降戶在恒州者欲奉廣陽王深為主深

顧令掎角掣肘自取敗衂則所謂藉寇兵齎盜殺親有甚於是者

懼上書請還京師詔以左衛將軍楊津（字羅漢播之弟）代深為都督深故與城陽王徽有隙（深通于徽妃于氏故怨之）徽因此搆之及深至洛陽魏主敕徽深因晏會令相和解徽銜不已會河間王琛等為鮮于脩禮所敗乃復以深為大都督討之使章武王融（字永興景穆帝曾孫）裴衍（字文和叔業兄子）為左右都督並受節制徽復譖深恐有異志后敕融衍潛為之備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后使問其故對曰徽銜臣次骨朝夕欲陷臣于不測之誅臣何

爾朱榮之執尉慶賓真所謂有無君之心而發動於惡也慶賓

以自安若使徽出臨外州臣無內顧之憂庶可以畢命賊庭展其忠力太后不聽徽與鄭儼等更相阿黨外似柔謹內實忌克賞罰任情魏政愈亂

秋八月賊帥元洪業殺鮮于修禮降魏其黨葛榮復殺洪業自領其衆

魏安北將軍爾朱榮執肆州刺史而以爾朱羽生代之

魏以榮為安北將軍都督恒朔二州軍事榮過肆州刺史尉慶賓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

閉門不納其意實欲稍折其萌而劉友益書法轉以無備致執少之豈非私見

生為刺史執慶賓還秀容自是兵威漸盛魏朝不能制初賀拔允及弟勝岳在恒州已而平城為鮮于阿胡所陷岳奔榮勝奔肆州至是榮得勝大喜曰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以為別將軍中大事多與之謀

葛榮襲殺魏都督章武王融廣陽王深

榮以新得大衆上下未安遂北渡瀛州魏廣陽深引兵躡之榮東攻章武王融殺之自稱天子深聞融敗不進侍中元晏宣言於太后曰廣陽王盤桓不進坐圖非望于謹智畧過人為其謀主風塵之際非陛下之純臣也太后詔牓省門募能獲謹者有重賞謹聞之謂深曰今女主臨朝信用讒佞苟不明殿下素

心恐禍至無日謹請來身歸罪遂詣牓下有司以聞太后引見大怒謹備論深忠款兼陳停軍之狀太后意解遂捨之旣而深引軍還趨定州刺史楊津疑其有異志遣都督毛謐討之深間行至博陵逢葛榮遊騎刼以詣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惡而殺之城陽王徽遂誣深降賊錄其妻子深府佐宋遊道敦煌人繇之元孫爲之訴理乃得釋

冬十一月梁侵魏取壽陽

梁主乘淮堰水盛遣豫州刺史夏侯亶等侵魏魏揚

州刺史李憲以壽陽降梁陳慶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復以壽陽為豫州改合肥為南豫州以宣為二州刺史壽陽久罹兵革民多流散宣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戶復充

魏幽州民執行臺常景叛降杜洛周

先是杜洛周帥衆掠薊南趣范陽魏郡隋廢故城在今順天府涿州行臺常景屢擊破之至是幽州民執景叛降于洛周

起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預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酒肉稅入市者人一錢百姓嗟怨吏

漢宣嘗以共治天下期之良二千石可謂深識政要元魏輕視郡縣選舉罔恤民爲末務邦本不寧何以能國

部郎中辛雄上疏曰夷夏之民相聚爲亂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妙盡才望不拘停年三載黜陟稱職者補在京名官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伸彊暴自息矣不聽

丁未 梁大通元年 魏孝昌三年 春正月葛榮陷魏殷州刺史崔楷 字季則博陵安平人 死之榮遂圍冀州

葛榮自破章武廣陽二王之後鋒不可當魏分定相二州置殷州 領鉅鹿等四郡治廣阿 注見前廣阿今趙州隆平縣是鉅鹿 以崔楷爲刺史楷表乞兵糧不許或勸楷單騎之官楷曰吾

聞食人之祿者憂人之事吾獨往將士誰肯固志哉遂合家赴州榮逼殷州城或勸減弱小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追還時州既新立了無禦備之具將士爭奮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半旬死者相枕終無叛志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遂圍冀州

魏蕭寶寅討莫折念生敗績魏以楊椿（字延壽津之兄）為行臺

寶寅出兵累年將士疲弊至是大敗于涇陽汧城岐州皆降于賊豳州刺史畢祖暉東平須昌人戰沒關中大擾雍州刺史楊椿募民拒守詔以椿為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右民郎路思令上疏曰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軒眉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鋭氣頓盡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不敗得乎是以知兵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賞尚輕屢加寵賚帑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益甚生民凋敝凡以此也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明賞罰練士卒修器械先選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何異勵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右民郎晉置左右民曹各有郎路思令陽平人

教化之原固在為行倡率然一人不孝即命供食以愧之且歷二十餘日之久設州民復有相原者一一以此為化導將不勝其殺且為之只以緣飾之筆豈

莫折天生寇魏雍州敗死衆潰

天生寇雍州蕭寶寅部將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隱身塹中射殺之其衆遂潰（是秋秦州人殺莫折念生降魏）

魏以房景伯（字長暉清河東武城人）為東清河太守

魏東清河郡（宋僑置清河郡于般陽後沒于魏為東清河郡　般陽注見前）山賊羣起詔以房景伯為太守郡民劉簡虎嘗無禮于景伯舉家亡去景伯禽之署其子為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帥出降（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

可盡信哉

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梁主捨身于同泰寺 劉友益曰書捨身始此

梁主作同泰寺又開大通門以對之遂幸寺捨身大赦改元

夏四月魏復以蕭寶寅為西討大都督

寶寅之敗也免為庶人至是楊椿有疾求解復以寶寅代之 椿子昱將適洛陽椿謂之曰當今雍州無踰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

任其牒用且寶寅不藉刺史為榮吾觀其得州喜甚恐有異心汝當以此意啟二聖并自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不然必成深憂昱如言啟聞不聽 楊昱字元晷

秋八月魏李神軌殺高謙之 字道讓遼東人

初魏侍御史高道穆 名恭之以字行 奉使相州按前刺史李世哲奢縱不法至是世哲弟神軌用事道穆兄謙之家奴訴良 謂厭良為賤 神軌執讁之繫廷尉會赦將出神軌啟太后先賜謙之死朝士哀之

冬十月梁將湛僧智夏侯夔 字季龍亶之弟 圍魏廣陵 魏置東豫州治

廣陵城今光州息縣是克之

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汝陰王天賜之孫于廣陵入其郛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智逆擊破之梁司州刺史夏侯夔自武陽武陽關也來會僧智斷魏軍歸路慶和方築柵以自固聞夔至遂請降夔讓僧智僧智曰慶和志欲降公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

東兵而出吏民安堵顯伯宵遁梁軍追之斬獲萬計梁主以僧智鎮廣陵夔鎮安陽此為南安陽魏屬義陽郡隋廢故城在今汝南府正陽縣遣别將屠楚城亦曰楚王城在信陽州北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絶

梁將陳慶之攻魏渦陽注見前克之

梁領軍曹仲宗直閤陳慶之攻魏渦陽魏遣征南將軍元昭等率馬步五萬來救前軍去城四十里先是尋陽太守韋放將兵來會魏兵奄至放營未立麾下纔二百人放免冑下馬據胡牀處分士皆死戰莫不一以

當百魏兵遂退至是放謂慶之曰魏兵前鋭必輕鋭與戰若捷不足為功如其不利沮我軍勢不如勿擊慶之曰魏兵遠來疲倦去我尚遠必不見疑宜及其未集出其不意必無不敗之理　放字元直叡之子

慶之與麾下二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還與諸將連營而進背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將士疲弊聞魏欲築壘于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欲還慶之杖節軍門曰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犯者依敕行之乃止魏作十三城欲以控制梁軍慶之銜枚

夜出陷其四城渦陽城主王緯乞降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噪而攻之遂大奔潰斬獲略盡尸咽渦流

魏蕭寶寅殺關右大使酈道元舉兵反魏遣行臺長孫稚討之

蕭寶寅之敗于涇也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主亦疑之中尉酈道元性嚴猛汝南王悅孝文帝之子嬖人弄權道元殺之并劾悅時寶寅

反狀已露悅乃奏以道元為關右大使寶寅聞之謂為取己甚懼長安輕薄子弟或勸使舉兵寶寅以問河東柳楷楷曰謠言鸞生十子九子毈（徒玩反卵壞也齊明帝名鸞寶寅其第六子）一子不毈關中亂亂治也大王能治關中何所疑寶寅遂遣將攻殺道元（時行臺郎中蘇湛以病卧家寶寅令其姨弟姜儉說之曰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不復作魏臣矣生死榮辱與卿共之湛入哭曰王本以窮鳥投人朝廷假王羽翼以至於此屬國步多虞不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守關問鼎魏德雖衰天命未改湛不能以百口為王族滅願賜骸骨歸鄉里庶得病死下見先人寶寅素重湛且知其不為

己用聽還武功湛字景儁武功人蘇自稱齊帝改元置官長史毛遐字宏遠北地山原人與弟鴻賓帥氐羌兵拒之魏以長孫稚為行臺討寶寅正平魏郡故城在今山西絳州民薛鳳賢薛脩義亦聚衆河東東西連結以應寶寅詔都督宗正珍孫宗正以官為氏珍孫其名也討之

十一月葛榮陷魏冀州殺都督源子邕裴行逖寇相州葛榮久逼信都魏詔加子邕鎮北將軍為北討都督時相州刺史樂安王鑒字紹達文成帝孫據鄴反敕子邕先

討之子邕進圍鄴城與裴衍等攻鑒誅之已而信都城陷乃除子邕冀州刺史使討葛榮先是冀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糧儲既竭外無救援及城陷與兄祐俱被執榮集大將士議其死生孚兄弟爭相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請死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也皆免之衍復表求同行許之子邕言衍行臣請留臣行請留衍若必同行敗在旦夕不聽行至漳水榮率衆十萬擊之果敗俱死時相州聞冀州陷人不自保刺史李神恒農人志氣自若撫勉將士大小致力榮盡銳攻之卒不能克

戊申梁大通二年魏孝昌四年敬宗孝莊帝子攸永安元年

春正月杜洛周陷魏定州執行臺楊津遂陷瀛州

先是魏楊津為北道行臺孝昌二年津為北道都督尋改行臺守定州時鮮于脩禮杜洛周殘掠州境津孤城獨立在兩寇之間津積貯柴粟修理戰具更營雉堞賊每來攻機械競發又于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潜兵涌出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相語曰不畏利槊堅城惟畏楊公鐵星津潛使人以鐵券說賊黨賊黨有應津者遺津書曰所以圍城正為取北人耳宜盡殺之不然必為患津悉收北人納

鑄鐵在爐灌賊殘何其視擣本掏河詎可以道里計十七史中似此疑浸語指不勝摘矣

于城中而不殺衆感其仁及葛榮統衆使人說津津斬其使固守三年洛周圍之魏不能救長史李裔引賊入執津瀛州刺史元寧以城降賊

魏長孫稚討蕭寶寅敗之寶寅奔万俟醜奴

寶寅圍馮翊長孫稚軍至恒農行臺左城楊侃謂稚曰賊據潼關守禦已固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則華州魏于馮翊郡置華州之圍不戰自解稚從之遣其子子彥與侃率兵北渡據石錐壁石錐山之壁也山今在山西蒲

州府虞鄉縣時薛修義方圍河東佩乃班告曰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于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各散歸修義亦逃還與薛鳳賢鳳賢時據安邑俱請降稚遂克潼關會有詔廢鹽池稅稚上表曰臣前遵嚴旨不先討關賊但解河東者非緩長安而急蒲坂誠以一失鹽池則三軍乏食也鹽稅一年準絹三十萬匹昔高祖昇平之年猶創鹽官加典護况今國用不足徵六年之粟折來歲之資此皆奪人私財事不獲已豈若寶天產

之貨而均贍以理乎臣己輒符所部依常收稅寶寅將侯終德因其敗襲寶寅寶寅奔万俟醜奴

葛榮殺杜洛周并其衆

魏太后胡氏進毒弑其主詡而立臨洮王魏書京兆王愉傳胡太后追封愉為臨洮王子寶月襲明帝紀作寶暉通鑑依帝紀世子釗

魏胡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政事縱弛盜賊蠭起封疆日蹙魏主年浸長太后自以所為不謹凡魏主所愛信者輒以事去之務為壅蔽不使知外事由

惡鄭儼徐紇而不能自正其罪乃欲假戈爾朱榮且旋召旋止以致速變前此之何進召董卓袁紹後此之崔允召朱全忠覆

是母子之間嫌隙日深是時車騎將軍爾朱榮兵彊高歡段榮等皆歸之歡與榮等先在杜洛周黨中欲圖洛周不果逃奔爾朱榮并州刺史元天穆高涼王孤五世孫與榮善榮常與天穆及賀拔岳密謀舉兵入洛二人皆勸成之遂舉兵塞井陘時魏主亦惡鄭儼徐紇等偪于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内向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為前鋒初劉貴屢薦高歡于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廐有悍馬令歡翦之歡不加羈絆而翦之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如是矣榮奇其言坐之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

相尋噬臍不悟者多矣

秉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也榮大悅自是每恭軍事至上黨魏主復以私詔止之儼紇恐禍及己陰與太后謀酖魏主弒之偽立皇子為帝既而下詔曰潘嬪所生實皇女也先是潘嬪生女太后詐言皇子大赦改元臨洮世子釗高祖之孫應立遂迎釗即位生三年矣爾朱榮聞之大怒乃抗表曰大行皇帝背棄萬方海內咸稱酖毒致禍又立皇女虛行赦宥上欺天地下惑朝野已乃選君于孩提之中實使奸豎專朝隳亂綱紀今羣盜沸騰鄰敵窺

窮而欲以未言之兒鎮安天下不亦難乎願聽臣赴闕恭預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衛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擇宗親以承寶祚

三月魏爾朱榮舉兵晉陽夏四月至河陽立長樂王子攸（彭城王勰之子是為孝莊帝）沈太后胡氏及幼主釗于河殺王公以下二千人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原王遂入洛陽

爾朱榮舉兵發晉陽太后聞之甚懼詔以李神軌為大都督率衆拒之先是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等入洛與從弟世隆字榮宗密議廢立榮與元天穆以彭城王勰有忠勲其子長樂王子攸有令望欲立之天光等乃見長樂王子攸具論榮心子攸許之天光等還榮猶疑所立乃以銅鑄顯祖諸子孫像惟子攸獨成榮乃舉兵及是師次河内遣人密迎子攸時太后遣別將鄭先護榮陽開封人鄭季明先護從弟守河橋四月子攸潛自高渚在孟津縣會榮

于河陽乃濟河即位以榮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原王先護季明開城納之將軍費穆亦降徐紇鄭儼皆亡走太后落髮出家榮召百官奉璽綬備法駕迎魏主于河橋遣騎執太后及幼主至河陰沈之河榮至陶渚即陶河在今懷慶府孟縣南水經注孟津又謂之陶河是也引百官集于行宮西北列胡騎圍之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不能匡弼之罪因縱兵殺之自丞相高陽王雍以下死者二千餘人榮令其軍士言元氏既滅爾朱氏興皆稱萬歲乃命數十人拔刀走行宮殺魏

主之兄彭城王劭弟始平王子正還魏主于河橋置之幕下魏主憂憤使人諭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今四方瓦解將軍奮袂而起所向無前此天意非人力也宜以此時早正位號若能存魏社稷亦當更擇賢親而輔之時高歡勸榮稱帝左右多同之賀拔岳進曰將軍首舉義兵志除奸逆大勲未立遽有此謀正可速禍未見其福榮乃自鑄金為像數四不成命叅軍劉靈助卜之亦曰未可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悟深自悔曰惟當以死謝朝廷是夜復迎魏主還營叩頭請死榮所從胡騎殺朝士既多不敢入洛榮乃議欲遷都其將汎禮固諫乃奉魏主入城大赦時百官蕩盡惟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赦洛中士民逃竄值宿空虛官守曠廢榮乃遣使巡城勞問于是朝士稍出人心粗安榮猶執遷都議都官尚書元諶爭之榮怒曰河陰之役君應知之諶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柰何以河陰之酷恐元諶乎諶國之宗室

位居常伯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抵諶罪諶顏色自若乃赦之榮因入見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二心魏主亦為榮誓言無疑心榮喜求酒飲之熟寐魏主欲誅之左右不可乃止即以牀舉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覺自此不復宿禁中矣　彭城王劭字子訥勰嫡子劉靈助燕郡人山偉字仲才洛陽人元諶字興伯趙郡王幹子

魏徐紇奔泰山鄭儼伏誅

紇奔泰山依太守羊侃儼與從兄滎陽太守仲明謀據郡起兵為部下所殺　已而紇勸侃據郡降梁魏遣兵討之紇與侃俱奔梁

魏汝南王悅臨淮王彧北海王顥字子明詳之子出奔梁

三王以魏室方亂俱出奔梁已而或以魏主定位求還梁主惜其才而不能違遣之

五月魏立肅宗嬪爾朱氏為后劉友益曰書立肅宗嬪深醜之也

榮女先為肅宗嬪榮欲魏主納為后魏主疑之黄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合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遂從之榮大悦

爾朱榮還晉陽以元天穆為侍中録尚書事兼領軍將軍時榮令元天穆入洛陽朝廷要官悉用其心腹為之

魏詔聽民入粟

時乗喪亂之後倉廩虛竭始詔入粟八千石者賜爵散侯五百石者賜出身

梁遣將軍曹義宗圍魏荆州魏置荆州于穰縣今南陽府定州是

義宗圍魏荆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魏方多難不能救城中糧盡刺史王羆字熊羆京兆霸城人煮粥與將士均食每出戰不擐甲冑仰天大呼曰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令箭中王羆額不爾王羆必當

以號稱百萬之
衆七千騎敢勇

破賊歷三年前後搏戰甚衆亦不被傷已而魏遣將軍費穆南救獲曹義宗荆州之圍始解

魏免其侍郎高乾字乾邕渤海蓨人高昂字敖曹官

先是爾朱榮之向洛也高乾與弟昂季式字子通皆逃奔齊州聞河陰之亂遂集流民起兵于河濟之間頻破州軍至是乃降魏主以乾及昂皆有舊俱以為侍郎爾朱榮以乾兄弟前為叛亂不應復居近要魏主乃聽解官歸昂復抄掠榮誘執之

則破雖史筆不無過甚其辭然用兵有方正不在數之衆寡若彼夫臨戎總總無議增兵其見固遠出爾朱下然所云刀不如棒以棒取勝則又刺謬之甚不可信者矣

秋九月葛榮圍魏相州爾朱榮討擒之冀定滄瀛殷皆平

葛榮引兵圍鄴衆號百萬爾朱榮帥精騎七千討之以侯景為前驅號令嚴明戰士同奮身自陷陣出于賊後表裏合擊遂大破之初葛榮聞爾朱榮之來也乃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晢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勒軍士各置袖棒一枚置馬側至戰時不聽斬級以棒棒之分命壯勇所向衝突擒葛榮餘衆悉降縱其所之羣情大喜數十萬衆一

胡盡散擢其渠帥量才授任檻車送葛榮赴洛斬之五州皆平初宇文肱從鮮于修禮戰死其子泰從葛榮至是爾朱榮愛其才以為統軍泰字黑獺即後周太祖

魏爾朱榮自為大丞相

冬十月梁立元顥為魏王遣將軍陳慶之將兵納之

己酉梁中大通元年魏永安二年

春正月魏主追尊其父勰為皇帝

魏主追尊彭城武宣王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遷神主于太廟而以高祖為伯考臨淮王彧諫曰漢光武于元帝屬疏服絶猶身

奉子道入繼太廟別祀南頓君于舂陵況肅祖為高祖親北面為臣乎二后皆將配享此為君臣並筵叔嫂同室臣切以為不可不聽請去帝著皇亦不聽尋復尊兄勗帝號或又諫亦不聽

夏四月魏王顥拔滎城胡三省注當作堂城即春秋沙隨地沙隨見前注稱皇帝

顥與慶之進拔滎城有衆七千遂即帝位于睢陽城南攻魏行臺濟陰王暉業景穆帝曾孫于考城後漢縣今屬河南歸德府擒之初魏河間邢杲反元天穆將討之以顥北上乃集文武議之皆曰杲衆彊盛宜以為先尚書薛琡曰邢杲鼠竊狗偷非有遠志顥帝室近親來稱義舉其勢難測宜先去之天穆不從顥遂得乘虛

深入天穆尋擊杲平之

五月魏王顥取梁國滎陽虎牢

顥克梁國遣陳慶之攻魏滎陽時魏都督楊昱據滎陽慶之攻之未拔元天穆等至梁士卒皆恐慶之諭將士曰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多矣天穆之衆皆仇讐也然我衆纔七千虜三十餘萬今日惟有必死乃可得生當及其未盡至急取其城而據之耳乃鼓之將士蟻附而入執楊昱諸將請殺之顥曰我聞梁

主數稱袁昂之忠梁主初立袁昂不降事見前令奈何殺昱乎俄而天穆等引兵圍城慶之力戰破之進拔虎牢

魏主子攸奔河南顥入洛陽以陳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魏主子攸將出未知所之或勸之長安中書舍人高道穆曰關中荒殘何可復往顥乘虛深入陛下若親帥宿衛背城一戰臣等竭其死力破顥必矣或恐勝負難期則車駕不若渡河徵天穆及爾朱榮引兵進討此萬全之策也子攸遂走河內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

帥百僚迎魏王顥顥入洛陽以慶之為車騎大將軍

慶之擊大梁下之先是元天穆拔大梁顥使慶之擊之天穆將北走郎中溫子昇曰顥新入人情未安擊之必克平定京邑奉迎大駕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為大王惜之天穆不能用及是費穆攻虎牢將拔聞天穆走遂降魏王顥責以河陰之事而殺之溫子昇字鵬舉太原人

顥命黃門侍郎祖瑩作書遺子攸曰朕泣請梁朝誓在復恥正欲問罪于爾朱出卿于虎口耳河南州郡多附于顥齊州刺史沛郡王欣字慶樂廣陵王羽之子集文武議所從軍司崔光韶亮從父弟抗言曰元顥受制于梁引寇讐

之兵以覆宗國此魏之賊臣亂子也豈惟大王家事所宜切齒下官等皆荷朝眷未敢仰從衆皆是之欣乃斬顥使

閏六月魏爾朱榮渡河魏王顥走死陳慶之走歸梁魏主子攸歸洛陽榮自為天柱大將軍

魏王顥以數千之衆轉戰尅捷據有都邑號令自己天下人情想其風政而顥遽驕怠近習干政日夜縱飲不惜軍國所統南兵凌暴市里朝野失望高子儒

字孝禮道稱兄子自洛陽出從子攸子攸問之子儒曰顥敗在旦夕不足憂也爾朱榮馳見子攸長子子攸即日南還榮為前驅旬日之間兵衆大集顥既得志謀叛梁以事難未平藉陳慶之兵力故外同内異言多猜忌慶之亦密為之備慶之謂顥曰今遠來至此未服者尚多彼若知我虛實連兵四合將何以禦之宜更請兵于梁顥欲從之安豐王延明曰慶之兵已難制今更增其衆寧肯復為人用乎顥遂不用慶之言軍副馬佛念謂慶之曰將軍功高勢重為魏所疑一旦變生不測可無虞乎不若乘其無備殺顥據洛此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及爾朱榮兵至慶之守北中城

（今日下孟鎮在懷慶府孟縣南）顒據南岸慶之三日十一戰殺傷甚衆榮議還北圖後舉黄門侍郎楊侃曰用兵者何嘗不散而復合瘡愈更戰況今未有所損豈可以一事不諧而衆謀頓廢乎今四方顒顒視公此舉遽復引歸民情失望不若多為桴筏間以舟楫數百里中皆為渡勢使顒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乃使爾朱兆（字萬仁榮從子）與賀抜勝縛筏夜渡顒軍潰失據帥麾下南走慶之收衆結陳而還榮追之會嵩高水漲

慶之軍士死散略盡乃削鬚髮為沙門間行還建康中軍大都督楊津迎魏主子攸于北邙流涕謝罪子攸遂入洛陽加榮天柱大將軍顥至臨潁為人所殺

慶之自魏還特重北人朱异問之慶之曰吾始以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比至洛陽乃知衣冠人物非江東所及也

奈何輕之

秋七月魏以高道穆為中尉

魏主之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道穆擊破其車公主泣訴之魏主曰中尉清直豈可以私責之道穆見魏

主魏主勞之道穆免冠謝魏主曰朕愧卿卿何謝也

魏始鑄永定五銖錢

魏多細錢米斗幾直千高道穆上表曰在市八十一錢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贏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抵罪雖多姦鑄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五銖之實置之水上殆不欲沈此乃朝廷科防不切之故也宜改鑄大錢一斤七十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私鑄無利而自息矣楊侃亦乞聽官民並

鑄使民樂為而弊自改從之

魏巴州此魏巴州州有隆城鎮地在今保寧府東北州治無考其梁巴州隋曰清化郡唐仍為州今屬保寧府在府東叛附于梁

初魏以梁益荒遠更立巴州以統諸獠凡二十餘萬户以巴酋嚴始欣為刺史始欣貪暴諸獠反圍城行臺魏子建字敬忠鉅鹿下曲陽人撫諭之乃散始欣恐獲罪陰請降梁子建因始欣既而魏以傅豎眼為行臺豎眼初至州人相賀豎眼先為東益州刺史救元法僧事見前既而病其子敬

紹奢淫貪暴始欣賂敬紹得還巴州遂降于梁敬紹陰有保據南鄭之志誘山民圍城欲為内應圍合而謀洩將士殺之豎眼恥恚而卒明年春魏復取巴州

九月梁主捨身于同泰寺

梁主再幸同泰寺設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素牀瓦器乘小車役私人親為四衆講涅槃經王幼學曰梵語涅槃華言示寂也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宫三請乃許

魏討葛榮餘黨韓樓于幽州平之

先是葛榮餘黨韓樓據幽州反北邊被其患爾朱榮以賀拔勝鎮中山樓畏勝不敢出至是榮復使大都督淵（神武火山人）討樓淵廣張軍聲多設攻具帥數百騎深入去薊百餘里值賊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五千人皆還其馬仗縱使入城右左皆諫淵曰我兵少不可力戰為奇計以間之乃可克也度其已至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樓果疑降卒為內應遂走追

擒之詔以淵為平州刺史鎮范陽先是淵配辛甚少或以為言榮曰侯淵總大衆未必能用若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至是果如榮言

冬十月乙酉朔日食

十二月梁以陳慶之為北兖州齊僑置治淮陰今淮安府清河縣是刺史時有妖賊僧彊自稱天子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衆至三萬攻陷北徐州亦齊僑置治鍾離鍾離注見前慶之討斬之

庚戌梁中大通二年魏永安三年主瞱建明元年春三月魏遣都督爾朱天光榮從兄子討万俟醜奴夏四月獲之遂克高平獲蕭寳寅皆

誅之

蕭寶寅之奔万俟醜奴也醜奴以寶寅為太傅醜奴數侵擾關中魏爾朱榮遣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勍敵也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得生願得爾朱氏一人為帥而佐之勝言于榮榮以爾朱天光為都督以岳及侯莫陳悅侯莫陳代北三字姓悅代人為左右都督配軍士千人岳擊赤水亦曰小赤水在今同州府華州西蜀賊蜀人之逃關中者相聚為賊得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三

侯淵討韓樓虜入五千人城而幽州下爾朱天光討万俟醜

月醜奴自將圍岐州遣尉遲（魏之別部後以為氏）菩薩攻圍趣柵賀抜岳救之菩薩等已抜柵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帥步騎二萬至渭北岳誘擒之（岳于横岡設伏以輕騎數十隔水與語明日復引百餘騎與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處岳即馳馬東出賊以為走棄步卒輕騎渡河追之半渡岡東岳還擊之賊敗走岳令賊自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收其輜重醜奴聞之棄岐州北走安定四月天光至汧渭之間停車牧馬宣言俟秋更進獲覘者縱之醜奴信之散衆歸耕據險

奴亦縱追俘囚而諸柵降雖一時權譎而能得以敵攻敵之策然不量時度勢居不敗之地而自昧為之必有受其反噬者矣

立柵天光知其勢分密嚴夜發黎明圍其大柵拔之所得俘囚皆縱遣之諸柵皆降天光徑抵安定醜奴走追及于平涼侯莫陳崇單騎入城生擒醜奴衆皆披靡後騎益集遂大破之天光進克高平執蕭寶寅皆送洛陽斬醜奴于市賜寶寅死是秋天光討醜奴餘黨滅之于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州皆平

三秦秦東秦南秦也河州魏置今屬甘肅蘭州府渭州魏置今陝西鞏昌府是瓜州漢敦煌地今甘肅安西府是涼州魏置今甘肅涼州府是鄯州魏置今甘肅西寧府是

梁以元悅為魏王

時汝南王悅尚在梁梁主聞顥敗乃復以悅為魏王後爾朱榮入洛悅知事不及遂南還

魏以宇文泰為征西將軍行原州事魏置原州今甘肅平涼府固原州是

始宇文泰為爾朱榮統軍後從賀拔岳討元顥于洛陽以功封寧都子遂從岳入關平万俟醜奴魏主遷泰為征西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彫弊泰撫以恩信民皆感悅曰早遇宇文君吾輩豈從亂乎

秋九月長星見

魏爾朱榮至洛陽與元天穆皆伏誅

爾朱榮雖居外藩遥制朝政魏主性勤政事數親覽詞訟理寃獄榮聞之不悅榮使其從弟僕射世隆攝選啟北人為河南諸州魏主未許太宰并州刺史元天穆曰天柱有大功若請普代天下官恐陛下亦不得違魏主正色曰天柱若不為人臣朕亦須代若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之理榮聞之大恚恨爾朱后性復妬忌后數忿恚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即自作今亦復決言今當作天子決計不疑也復決魏主外逼于榮內迫于后恒怏怏不樂城陽王徽侍中李彧字子文沖之孫勸魏主除榮侍中楊侃僕射元羅字仲綱乂之弟膠東侯李侃晞惠之

王允誅董卓疾惡已甚故召傕汜之禍若爾朱兆等與榮同惡

從孫亦預其謀會榮請入朝徽等勸因其入刺殺之魏疑未定而謀頗泄人懷憂懼爾朱世隆疑有變乃為匿名書云天子欲殺天柱取以白榮榮恃其彊不以為意九月至洛陽魏主即欲殺之以天穆在并州恐為後患故忍未發并召天穆人有告榮以魏主之謀榮具奏之魏主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耶于是榮不自疑及天穆至魏主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道本末魏主曰王允若赦涼州人必不至此良久又曰吾寧為高貴鄉公死不為常道鄉公生若殺

相濟固不當在胥從周治之例魏主處其難制而不知其不可撫所謂畏首畏尾適足釀禍而已

榮與天穆而赦其黨亦應不動耳乃伏兵明光殿東序聲言皇子生遣徽馳告榮榮與天穆俱入溫子昇預作赦文執以出遇榮問之子昇色不變曰敕榮入坐李侃晞等抽刀從東戶入榮即起趣御坐魏主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天穆亦死內外喜譟百官入賀魏主登門大赦遣武衛將軍奚毅將兵鎮北中城先是魏主謀誅榮以毅為榮所親信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臣寧死陛下不能事契胡及榮至洛陽毅見魏主請間魏主知其誠乃與之定議是夜爾朱世隆帥榮部曲走屯河陰先是榮黨田怡聞變議攻宮門賀拔勝止之及世隆走勝亦不從魏主甚嘉之

朱瑞雖為榮所委而善處朝廷之間魏主亦善遇之故瑞從世隆走而中道逃還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

魏僕射爾朱世隆反與汾州刺史爾朱兆立長廣王曄于長子冬十二月入洛陽遷其主子攸于晉陽而弒之　字華興中山王英之弟子

世隆將還北司馬子如曰天下恟恟唯彊是視今若北走則示人以弱恐變生肘腋不如分兵守河橋還軍京師出其不意或可成功世隆從其言遂攻河橋

殺奚毅據北中城魏朝大懼十月世隆遣爾朱拂律歸胡騎一千皆白衣來郭下魏主遣謂之曰太原王立功不終陰圖釁逆罪止榮身餘皆不問若降官爵如故拂律歸曰願得太原王尸生死無恨因涕泣羣胡皆慟哭聲震城邑魏主募敢死士討世隆一日得萬人與拂律歸等戰于郭外不克魏主集羣臣博議皆恇懼不知所出散騎常侍李苗請募人從馬渚亦曰河中渚在河南府孟津縣上流乘船夜下縱火船焚橋爾朱氏兵

溺死者甚衆南援不至苗赴水死世隆亦收兵北遁詔行臺源子恭鎮太行丹谷在今山西澤州府鳳臺縣西南水經注丹水南流注于丹谷即此築壘防之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世隆至長子兆來會之共推太原太守長廣王曄即位世隆兄仲遠亦起兵徐州向洛陽魏主以城陽王徽總統内外徽憂怖不知所出性多忌嫉又靳財貨故徒有靡費而恩不感物十一月仲遠陷西兖州注見前賀拔勝戰敗降之兆引兵向洛召

高歡歡不至初爾朱榮嘗從容問左右曰一旦無我誰可主軍衆以兆對榮曰兆雖勇然所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堪代我者惟賀六渾耳因戒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為其穿鼻乃以高歡為晉州刺史及兆引兵向洛召歡歡曰兆狂愚如是而敢為悖逆吾勢不能久事爾朱矣乃以山蜀未平辭不至

兆遂輕騎涉河宿衛門宿衛散走魏主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王徽乘馬走屢呼之不顧而去兆執魏主鎖之僕殺皇子縱兵大掠殺臨淮王彧等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匹以前洛陽令寇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己所引拔故往投之祖仁私謂子弟曰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以捕將至令其逃于他所使人于路邀殺之送首于兆兆不之賞既而兆夢徽謂己曰吾有金二百斤馬百

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捕祖仁依夢徵之不得殺之世隆仲遠皆至洛陽兆責世隆曰叔父在朝如何令天柱受禍按劒瞋目聲色甚厲世隆遜謝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兆還魏主于晉陽高歡聞之帥騎邀之不及因與兆書為陳禍福兆不納竟弒之三級佛寺初世隆等徵兵于泰寧太守房謨謨斬其使及兆得志其黨是蘭安定執謨繫州獄郡中蜀人聞之皆叛安定給謨弱馬令往慰勞諸賊見謨遥拜謨先所乘馬別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善養之兒童婦女競投草粟曰此房公馬也世隆聞之以為長史泰寧魏郡故城在今山西澤州府屬沁水縣房謨字敬放河南洛陽人是蘭代北複姓

魏紇豆陵（代北三字姓）步蕃大破爾朱兆于秀容兆及晉州刺史高歡擊殺之兆使歡統六鎮

先是魏王既殺爾朱榮詔河西賊帥紇豆陵步蕃襲秀容兵勢甚盛爾朱兆自洛陽急還晉陽以禦之至是步蕃大破兆軍于秀容南逼晉陽兆懼使人召高歡幷力賀拔馬過兒請緩行以弊之歡往往逗留步蕃兵日盛兆屢敗告急歡乃往從之與兆進兵合擊大破斬之兆德歡相與誓為兄弟初葛榮步衆流入

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于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心腹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誰可者賀拔允請使歡領之歡毆允折齒曰天下事取舍在王何敢妄言請殺之兆以歡為誠遂以其衆委焉歡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漢陽曲縣今忻州定襄縣是也後漢末移縣于太原今為太原府治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

皆至歡又請以并肆降户就食山東兆從之慕容紹宗
諫曰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于外譬如借
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耶
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
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隙兆怒因紹宗趣歡發歡道
逢爾朱榮妻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
奪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宗曰此猶是掌握
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漲歡隔水拜
曰借馬非他備山東盜耳王信讒來追今不辭度水
而死恐此衆便叛兆因輕馬度水謝歡引頸授刀使
歡斫之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
願大家十萬歲得伸力用耳大家何忍出此言兆乃
投刀復斬白馬與歡為誓因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
欲執兆歡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結聚兵饑馬
瘦不可與敵若英雄乘之而起則為害滋甚兆雖驍
勇兇悍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復召歡歡將詣

之長史孫騰牽歘衣乃止

魏齊州亂刺史蕭贊走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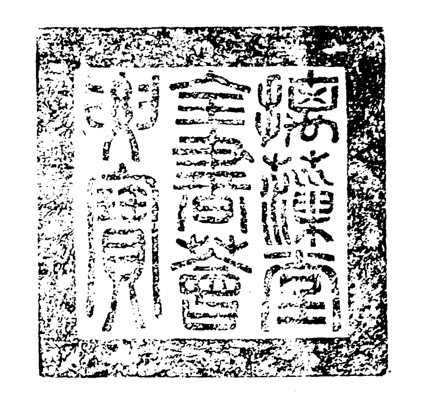
齊州附于爾朱兆贊走卒于陽平漢縣隋改白茸今屬山東東昌府

梁人竊其柩以歸梁主猶以子禮葬之陵次

梁以陳慶之為南北司州南司州治安陸北司州注見前刺史

慶之屢破魏兵遂罷義陽鎮兵停水陸漕運江湖諸

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吴舒帷
謄録監生臣李邦燮